



甬上悟梦

红楼文化重镇纪事
季学源 著



宁波出版社

甬上悟梦

红楼文化重镇纪事

季学源 著



宁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甬上悟梦:红楼文化重镇纪事 / 季学源著. — 宁波: 宁波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5526-1177-9

I. ①甬… II. ①季… III. ①《红楼梦》研究②文化史—研究—宁波市 IV. ①I207.411②K29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18697 号

甬上悟梦:红楼文化重镇纪事

著 者 季学源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宁波市甬江大道1号宁波书城8号楼6楼 315040)
印 刷 浙江开源印务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徐欢欢 徐 飞
封面设计 马 力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印 张 7
字 数 130 千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26-1177-9
定 价 25.00 元

如发现缺页或倒装,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电话:0574-87259609

序 一

张如安

宁波历史上文人辈出,但在清末《狐狸缘》和《金台传》问世之前,我的印象中宁波并没有出过比较像样的小说家。有趣的是,明清文学史上的几大小说名著,却都与宁波人结下了种种不解之缘,而尤以《红楼梦》为最。季学源先生很早就注意及此,花了两三年的工夫,撰成《甬上悟梦——红楼文化重镇纪事》一书,我先睹为快。但先生嘱我写序,倒让我这个“红外人”颇感为难。

季先生是我的师长,我们在大学中文系长期共事,他给了我很多的关心和支持。先生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涉足苏辛豪放词、浙东学派、越窑青瓷等,但用力最多的还是《红楼梦》。先生对《红楼梦》异常痴迷,文本烂熟于胸。他在大学里讲授《红楼梦》,极受学生的欢迎,选修人数常常爆满。先生对我带的班给予格外的关爱,从中选拔了一些学生进入到研红兴趣小组中。先生早期的一些红学论文,如《凤姐下茶》,我们这些青年教师读后极为敬服。先生每每向我谈起《红楼梦》的研究心得,总是神采飞扬,极

富感染力。先生见我肯读书，肯思考，常常“劝诱”我钻研红学，可我总是觉得《红楼梦》满是葛藤，难以入手，每每以婉词推托之，先生对我或许有点失望。尽管如此，先生的不少研红著作及相关论文，我倒也认真拜读过。读过之后，我竟发现自己对于《红楼梦》的一些基本认知，常被先生无情地颠覆了。先生说，贾母是中国文学史上之第一母仪，妙玉妙在有欲，红楼中有诸多脂粉英雄，大观园是女儿监，如此等等，初读之令人惊奇，细味之令人折服。先生研红专著《红楼脂粉英雄们》问世后，我曾撰文评论说：“作者对红楼女性心理世界探微索幽，从不凭片言只语枉下论断。”这确实是我有感而发的。

季先生在宁波工作了40余年，研“红”20余年，是唯一落户于宁波的中国红楼梦学会会员，出版过4部红学专著，成绩斐然。他对宁波的感情特别深厚，从长期的研“红”中认识到宁波地区是《红楼梦》传播与研究的重镇，这是宁波文化史上的一大亮点，不应忽视和小视，于是操笔为文，积极宣传，算是对滋养自己后半生的一方水土的感恩之举。《甬上悟梦——红楼文化重镇纪事》一书的写作，充分表达了先生挖掘和弘扬宁波文化的良苦用心。有趣的是，先生的研究还闹出了不少动静。《宁波晚报》2011年10月25日刊登了《宁海桑洲的红米是〈红楼梦〉里的“御田胭脂米”吗》一文，透露了宁波大学一位退休教授、红学研究者的研究成果，我看后立马确认这位研究者就是季先生，于是在第一时间打了电话，先生听了我的通报才知有这么一回事。此后，《宁波晚报》又连续报导了先生到宁海桑洲实地考察的情况。先生的这

项研究成果,直接推动了宁海特色农产品的保护和开发,意义不可谓不大。举此一例,足见《甬上悟梦——红楼文化重镇纪事》一书所蕴含的价值了。

在季先生的影响之下,我也曾稍稍关心过《红楼梦》与宁波的一些史实。数年前我翻阅了叶炜《鹤麓山房诗稿》,发现该书卷二有一首《题读红楼梦》诗:“神仙何事亦情痴,颠倒乾坤费苦思。千古红楼多少梦,有谁悟到醒来时。”叶炜(1763—1821)是慈溪鸣鹤人,生活在嘉庆年间,他写的这首诗无疑是现今发现的宁波文人作的最早一首题《红》诗了。我将它抄出来,权且作为先生新著的一点补充。叶炜的这首诗无疑道出了读者普遍的阅读感受,那就是“颠倒乾坤费苦思”,读完这部小说,不知道有谁真能悟出红楼之梦的真意。芸芸众生梦中读《红》,自然如叶炜所说,“有谁悟到醒来时”,但季先生却是醒着读《红》的,所以能够看破梦象,叠出睿智妙论。本书则从不同侧面论及《红楼梦》与宁波的关系,先生娓娓道来,我们在深受教益中,感受到了宁波文化资源的丰富以及其所散发的无穷魅力。我们不能不感叹:宁波地区确实是《红楼梦》传播与研究的重镇!那么我们又该怎样珍视之,拓展之,并将其发扬光大呢?季书引出的话题,只能请读者深思了。

是为序。

2013年2月

(张如安教授,宁波地方文献研究专家)

序 二

杨光辉

我在《萨都刺生平及著作实证研究》一书后记中提到：四年大学期间，“最大的幸运是认识季学源先生，是先生开启我对学问的最初追求。在拥挤的‘红学’世界里，懵懂的我开始探索研究文学的道路”（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2011年下半年，季师寄来《甬上悟梦——红楼文化重镇纪事》书稿，并来电命辉作序，说他请人作序的原则为：“不熟悉《红楼梦》的人不请，不了解自己研究的人不请。”我是季师熟悉的人，每次回奉化老家，总要路过宁波，总要去叨扰先生与师母；作为多年受教于先生的弟子，看过先生大部分学术文章，曾为先生的《红楼梦服饰研究》写过书评，算是了解先生研究之人。

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红楼梦》研究，而我于1987年进宁波师范学院就读中文系，那时上古代文学课的就有季师、蔡国黄先生、张如安先生等。季师开设《红楼梦》选修课，颇具特色的课程设计与引人入胜的课堂讲解，使我对“红学”产生浓厚

兴趣,阅读《红楼梦》成为甬江畔最能令人忘忧的乐事。季师课堂上列出一批“红学”小论文题目,作为学生撰写作业的参考。现在回想起来,那是先生启发学生积极思考与提高写作能力的独到教育方法。记得季师在课堂上吟唱唐代诗人陈子昂《登幽州台歌》这首千古绝唱时,那苍凉悲壮的意境,让我深刻体味到古典诗词蕴含的强大的感人肺腑的力量。多年后,带普林斯顿大学中国古典文学博士罗南熙女士一起访问宁波时,席间还请季师吟唱过。可惜我是乐盲,对诗词格律始终弄不明白,没能传承。

就是在《红楼梦》选修课中,我写作了关于贾探春、贾惜春这对令人“叹息”的姐妹的小文章。稚嫩的写作,得到先生细心呵护与鼓励,习作中季师精心批改的印痕历历在目。记得写贾探春时,有感于其身世与志向之间的徘徊无奈,引用“苦难是所伟大的学校”语,先生给予充分肯定与鼓励。当时与谢陆珍同学一起,以《红楼梦》研究作为毕业论文写作选题。1991年《探春——新生命的兴起》毕业论文获得通过,后来与季师合作,发表于《宁波师院学报》(1997年第二期)。

季师的《红楼梦》研究自有特色,已出版《红楼梦诗歌精华》《红楼梦服饰研究》《红楼脂粉英雄们》《红楼梦服饰鉴赏》等红学研究专著。《红楼十二美》《红楼文化散论》等亦已完稿。从先生的学术研究历程来看,主要涉及以辛弃疾为中心的词学研究、以黄宗羲为中心的浙东文化研究以及以《红楼梦》为核心的明清小说研究。有前两者作基础,季师的红学研究具有丰沛的学术背景与广阔的学术视野。退休后,在宁波服装职业技术学院从事“红学”

与“服饰学”之间的研究。“红学”是季师 30 多年来始终关注的学术领域,而浙东文化研究——“黄宗羲研究”“姚江文化史”“红帮裁缝史”等研究则是先生对宁波地方文化的贡献。《甬上悟梦——红楼文化重镇纪事》正是“红学”研究与宁波地方文化研究的结合物。可以说,《甬上悟梦——红楼文化重镇纪事》是他对“第二故乡”宁波的红学研究的一个总结,不仅为红学研究拓展了地域文化学的又一重天地,而且能彰显宁波历史文化名城所蕴含的独特内涵,是对宁波区域文化建设的又一贡献。

《甬上悟梦——红楼文化重镇纪事》一书体现出以下三方面特色:

第一,全面搜集涉及宁波之《红楼梦》本事,进行细致考实与解读。这一点体现先生的治学特色,即从考证基本史实出发,进行抽茧剥丝式的学术论述。

《宁海红米:胭脂米的后代》一文提到,《红楼梦》涉及宁波的史实有“三回书五六处”,其中《红楼梦》第四十二、五十三、七十五回写到“御田粳米”“御田胭脂米”“红稻米”。“御田胭脂米”涉及与曹雪芹家族有很深关系、当过宁波府知府的李煦,李煦为康熙帝推广特优稻种“御田稻”。通过分析《红楼梦》与“御田米”本事,考证康熙帝推广宋代宁波人楼璩《耕织图》的故事,凸现康熙帝对农业生产的贡献,并指出宁海红米是李煦推广的稻种“御田胭脂米”的后裔,使学术文章与地方风物、民间故事结合起来,娓娓道来,风趣动人。季师更指出:《红楼梦》中“三次写红米,贾府光景不大相同,读者细加品味,是能够品出其思想意义和结构作

用的。”因为第四十二回中，荣府还能拿“御田粳米”送给农妇刘姥姥；五十三回，宁国府只收到庄头乌进孝缴纳的“御田胭脂米二石”，难怪贾珍说：“真真是又教别过年了！”可见“年租”比以往少得多了；而到第七十五回，连老祖宗贾母想吃些“红米粥”亦成奢望了，可见贾府“内囊子已经空下来了”，并且“寅年吃卯粮”。曹雪芹“以当时贵族之家日常食用之米，暗示了贾府盛衰历程”。这是细读文本并对小说全文有高屋建瓴般的掌握之后，才能体味出来的。

其二，通过系统耙梳古今宁波籍研究《红楼梦》的人物，集中展示宁波人在红学研究上的成就与贡献，并且揭示《红楼梦》研究在塑造宁波地方文化上的重要意义。

从《红楼梦》第一名序作者戚蓼生，到《红楼梦》“三大评点家之一”的大某山民（姚燮）；从红学索隐派著述中涉及的宁波人，到考证派胡适红学著述中的宁波人，从康熙朝宠臣到现代学者路工；其他如刘赤江、徐时栋、陈康祺、陈诏、傅继馥、李厚基、吕启祥、应必成、蔡义江等一系列宁波籍《红楼梦》研究者，以甬籍红楼学者“群英谱”形式进行充分展示。正如书中所说，“在一个地区产生这么多的红学家，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但季师并非简单勾勒宁波籍研究《红楼梦》人物，而是通过对这些人物的论述，揭示出学术发展历程，促使人们重新认识与审视红学发展史。如又《红学索隐派以及与其有关的宁波人》，通过对有关历史人物的论述，揭示红学索隐派“兴盛期”主要有三种人：一是黄宗羲说的“迂儒”，二是富贵闲逸者，三是政见宣传者。并且指出“这

三种人态度和目的有所不同,方法和后果却大致一样,都是非科学的,非学术的,与真正的红学研究实无多少关系”。最后特别指出,宁波籍学者蔡义江、陈诏对当代的新索隐派红学的严肃批评,体现出富学术良心的学者对学术乱象的担忧与批判。

其三,挖掘宁波人在《红楼梦》中外传播史上的影响力,彰显宁波在红学世界中的地位。

萨翁戏剧在全世界的流传形成莎士比亚学,《红楼梦》通过历代传播与研究,亦已形成专门的“红学”。本书对宁波人在《红楼梦》中外传播史上所作出的重要贡献进行细致挖掘:从宁波最初出版《红楼梦》英译选本将“红学”推广到英语世界,到将《红楼梦》改编成越剧,使其迅速成为普通人民大众的精神食粮;从王治本兄弟赴日本传播《红楼梦》,到旅美宁波籍女作家应文娉将《红楼梦》视作永恒的精神故园……体现出宁波及甬籍人士在《红楼梦》传播史上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王治本:日本红学的启蒙者》一文,通过回顾王治本及其在日本传播红学的情景的描述,再现日本《红楼梦》研究历程。之前曾听先生谈过王治本,没想到王治本对日本红学影响如斯之巨。我将此文寄给来复旦做博士后的日本筑波大学博士王海兰女史,并请教王治本在日本的情况。王女史非常热心,特地提供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王氏著作目录及两种数字化资料,使我对王治本的了解更为深入。作为“公认的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之先驱”,王治本培养了一大批日本红迷和红学家。

《〈红楼梦〉的一次空前大传播——宁波两位越剧〈红楼梦〉

的成功改编者》一文,不仅深情回顾“越剧《红楼梦》”的成功创作经验,更重要的是,对宁波籍改编者苏青与徐进的独特评价,尤其是苏青,在某种程度上“已接近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创造的情爱的‘意淫’境界”。特别指出,越剧《红楼梦》的成功启迪我们:“应继续用戏曲影视等多种艺术形式,更多更好地改编这部中国文学极品,让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都通过便于接受的形式,接近它了解它,从各方面深入认识它、理解它……必须避免走歪门邪道,借改编之名行俗化、丑化、戏说化之实。”不仅对红学的多样化艺术形式充满期许,而且对文坛的“歪门邪道”进行了批评。

《甬上悟梦——红楼文化重镇纪事》不仅展示了甬籍《红楼梦》研究者的风采,再现宁波人对《红楼梦》的文化遗产,而且勾画出宁波这一《红楼梦》文化重镇的独特风貌,对于全面了解宁波这一历史文化名城、构建现代文化名城具有特殊的意义。

2013年5月

(杨光辉博士,复旦大学教授)

致读者

先给读者朋友们说一下我为什么要写这本小书。

一、宁波是《红楼梦》传播与研究之重镇。这是一种十分珍贵的文化现象,是宁波文化的一大亮点,我们应永远珍视这个文化史实,并予传承、拓展、创新。

早在 19 世纪上半叶,宁波便出了一位著名的《红楼梦》研究家姚燮(大某山民),他不但是公认的《红楼梦》“三大评点家之一”,而且是最早撰写红学专著的学者之一。其《读红楼梦纲领》(亦称《红楼梦类索》),是早期初具系统性的研究专著。30 年后,宁波又出现了一位出类拔萃的学者——王治本,他是公认的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之先驱。1877 年王治本应邀去日本,致力于中日文化交流凡 30 年,成果累累,是日本《红楼梦》研究的蒙师。在他热忱而又孜孜不倦地启迪、诱导下,日本出现了一批又一批红迷和红学家。其中,有少年才俊森槐南,他不但是第一个用日语翻译《红楼梦》的日本人,而且是第一个依据近代文学、美学理论写

成红学论文《红楼梦评论》的红学家。他的这篇著名论文,比我国王国维的红学名论《红楼梦评论》发表还早些(森槐南论文 1892 年发表于《早稻田文学》第 27 号)。王治本之后,很快又出现了徐柳泉、陈康祺二人。他们记述了一种关于《红楼梦》的本事。此文成为 20 世纪上半叶“旧红学”索隐派的代表蔡元培先生和“新红学”考证派的代表胡适先生两派论战的支柱性论据,于是他们的名字和两派红学大师以及其后的许多红学史家结下了不解之缘,从而成为红学史上无法避开的人物。至现当代,更相继涌现了陈诏、傅继馥、李厚基、蔡义江、吕启祥、应必诚等红学家,他们各有重要成就。在一个地区产生这么多的红学家,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其中,蔡义江、吕启祥等已成为著名红学家,他们均出版有《红楼梦》研究专著多部,已享有国际声誉。

在红学研究方面有成就的学人有十人以上。

《红楼梦》是需要通过多种方式、形式,传播到最广大人民群众中去。在这方面,宁波亦功莫大焉。《红楼梦》的最早外文译本就是在宁波发表的,《红楼梦》由此走向世界。这是红学史必谈的重要史实。

《红楼梦》曾被很多种文学艺术的作品选为题材。宁波人在戏剧、诗歌、雕刻、刺绣、绘画、书法等等方面,都有重要的贡献。尤其是著名女作家苏青、戏曲作家徐进成就尤为突出。20 世纪他们在芳华越剧团任编剧时,曾先后成功将《红楼梦》改编为越剧,从而使《红楼梦》以通俗形式得到空前大普及,不但享誉全国,而且多次走出国门,在世界艺术舞台上大显光彩,获得多种

奖项。

在红学传播方面有成就的宁波人也有十人以上。

宁波,是《红楼梦》传播与研究之重镇,这是不争的学术史实。我们应该了解、珍视并努力拓展宁波的这一特殊学术地位。

二、要多读、深读、精读《红楼梦》。宁波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宁波人以此为荣;宁波何时、怎样建成现代文化名城呢?这是我,大概也是很多宁波人经常思考的问题。这当然要从多方面来思考、谋构。曾有一位文化界的朋友对我说:“宁波老百姓对《红楼梦》不感兴趣。”我很惊讶。这和我看到、听到的大量的普遍的事实完全不符。在中国文化、文学界真正有成就的前贤与时贤,谁不重视《红楼梦》,没有受到过《红楼梦》深刻的影响和熏陶?在文化现代化历程中,谁能离开《红楼梦》这类经典的承传,从“零”开始?我想,我们宁波人必须对《红楼梦》这类文化精华感兴趣,多读,深读,精读,并积极加以拓展、创新,这样才能在文化现代化建设中取得大成就、作出大贡献,才有可能在历史文化名城的基础上,建构出现代文化名城来。

三、我是在宁波工作的中国红楼梦学会会员,从1984年开始从事《红楼梦》研究,陆续在《红楼梦学刊》《人民日报》(北京)、《人文中国》(香港)、《中国文化研究》(台湾)、《明清小说研究》(南京)等刊物上发表50余篇红学研究方面的文章,有一些论文先后入选中华书局出版的《名家谈红楼人物百家言》、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名家图说红楼人物系列丛书》、北京大学与中央党校主编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宝典》;自1993年起出版了

《红楼梦诗歌精华》《红楼脂粉英雄们》《红楼梦服饰研究》《红楼梦服饰鉴赏》四本书；已完成待出版的书稿有《红楼十二美》，《红楼文化散论》。这是说，我已有些初步积累，可以和宁波读者朋友们谈谈宁波与《红楼梦》的一些问题。

写作这本小书花了两三年工夫了，我力求用通俗、生动的语言、形式来写作，以期读者都能看得下去，并且给点指教。心虽诚笃，力则不足，不知能否达到预期目的？

季学源

2011年9月11日于宁波玫瑰园

目 录

001 /	序 一 张如安
005 /	序 二 杨光辉
011 /	致读者
001 /	宁波与《红楼梦》的往事和新事
027 /	宁海红米：胭脂米的后代 ——附议《胭脂米传奇》
040 /	袁枚·随园·大观园公案 ——附议：“大观园是女儿监”
060 /	姚燮：早期写作红学专著的宁波学者
086 /	王治本：日本红学的启蒙者